

青春狂想曲 《行動代號：孫中山》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五十歲這個年紀說老不老，但對於台灣導演易智言而言，五十多歲似乎已經經歷了一輩子。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執導筒，至今拍了五齣電影、一齣電視劇及一些廣告，是標準的低產量導演。2002年的《藍色大門》大概是他生命中的分水嶺，由寂寂無聞到掌聲不斷，知名度大增。此後十多年，他沒有推出電影作品，直至近日《行動代號：孫中山》的上映，他重新躍入大眾視線中。

易智言說，他從沒偷懶，只是生命實在太殘酷了。這些年，父母相繼病逝，他不得不在父母生前放下一切陪伴左右。他不曾抱怨，只是這些不可避免的生死彷彿也讓他認清生命的無常與永不言止的重複。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場地：The Air (The One)



導演易智言 伍麗微攝

初見易智言，他靜靜地站在一邊抽着煙。穿着黑外套、牛仔褲的他，不說話時表情有點嚴肅，一臉若有所思的樣子。他胸前吊着一個圓形的黑盒子，好奇地問他是甚麼，他才笑笑地說是「煙灰缸」。隨身攜帶煙灰缸，煙癮可想而知，他亦不隱瞞，說自己戒了十多次煙，沒一次成功，現在已不再想控制煙癮了。

這次他是應香港亞洲電影節之邀，前來宣傳新戲《行動代號：孫中山》。取這樣的戲名，其實有點故意，但這也很符合他有點調皮的性格，以為很嚴肅的電影其實充滿幽默感，孫中山不過是個象徵，他從沒想過要把大家拉入歷史裡。

但即使以黑色幽默掛帥，易智言卻不甘於說一個平淡的故事，還是忍不住要來點不一樣的，挑戰一下觀眾。

直面當下

易智言不諱言，自己的拍攝風格就是緊扣當下，「不是鬼片、科幻、古裝、功夫，是拍當下人活着的狀態。」新戲講一群被迫着交班費和交不出畢業旅行費的高中生，決定潛入學校儲物室裡偷取孫中山銅像變賣。兩幫學生在鬥窮、互不相讓的過程裡，戴着美少女面具在大街上搶奪、追逐銅像，構成一幕幕引人發笑的荒謬畫面。

「這部電影對觀眾而言還蠻挑戰的，因為是叫他們去笑一群窮人。我們常被教導不要

笑人窮，但電影讓人發笑的地方就是一群窮又不聰明的烏合之眾，他們引人發笑。我知道這個東西和觀眾的情緒是有反差的，我在做這個東西時就是希望有反差，觀眾在前一秒笑他們，後一秒看到他們又覺得怎麼這麼辛苦、覺得剛剛的笑好像不應該，過一陣子又笑了，想一想又覺得不應該，在這個情緒中來來回回。」他期望觀眾在來回之中，可以想一想社會上的一些問題，因着這些反差、衝突、荒謬，挑起好奇心。

他也解釋，銅像和面具這個充滿反差的組合，是經過反覆的調查與構思想出來的。偷銅像看似很不可思議，但如果稍微看過台灣新聞的話，更多不值錢、無厘頭的東西也有人偷，比如像電線、公園裡的垃圾桶、地上的水渠蓋等，偷的人不覺得這是真正的犯罪，他們把這些東西拿去賣個幾百塊（台幣），買包煙吃頓飯喝個酒。「我也不想把這些小朋友寫成真正的罪犯，今天如果他們打破辦公室的玻璃窗偷老師桌上的電腦，他們就變成真正的罪犯。」電影裡的小朋友覺得銅像一直放在學校裡是沒用的，他們把它偷出來是廢物利用、資源回收，也不覺得自己在犯罪。「我想寫得曖昧一點。」他又補充，最初討論時就想用美少女面具，那時更想和日本的美少女漫畫合作，但因為版權費太貴，改為自己設計。在設計的過程

中，美術指導提議弄猩猩的面具或恐龍面具，但易智言覺得美少女面具比較好玩，「美少女面具不僅隱藏了他們的身份，也隱藏了性別，一群男生變成女生去偷孫中山銅像，會增加荒謬性。」

偏愛青春

拍《藍色大門》時，青春片尚未成熟，台灣電影處於低潮期，如今青春片已成為一個類型，個個爭相拍，但易智言拍青春，不跟着大夥走，他鏡頭裡的小朋友，臉上稚氣未脫，青澀也苦澀。他偏愛青春，特別喜歡十幾歲這個充滿戲劇性的年紀，「因為每個小朋友都開始從家裡被管束的狀態獨立出來。」十幾歲的孩子不能投票，十幾歲犯罪可以減刑，他們慢慢蛻變成長，而這個轉變期在易智言看來非常有戲劇性。「青春是個我們眼睛看到的人活在當下最有戲劇性的階段，所以我在書寫時很直覺地就被這個戲劇性吸引了，很直覺就寫這個東西。」

而青春的一切，都該讓活在其中的人來演。今次新戲的少年軍團全都是新臉孔，有為難也有驚喜，本來可以處理得更誇張、更喜劇，因為小朋友們對鏡頭感到陌生，易智

言惟有順着他們的個性來，一切顯得收斂。「他們第一次演戲，你要他們很奔放是比較難的，一方面是經驗，另一方面是年紀，我試過了，但他們做不到。」他坦言，用新演員的確辛苦，但回報不錯，經常有驚喜。舉例說，片中兩位主角小天和阿左站在機車上看小天家裡的情況，這時小天緩緩地說：「我阿嬤跑了，我媽媽也跑了，我們全家有腳的都跑了」，小天一邊講話一邊笑着。「我可以想像成熟、專業的演員演這場戲，必定會擺出憤怒、難過的表情，但小天演的時候，臉上帶着笑容，突然多了一種自嘲的感覺。這不是我教的，而是他自己進入了角色，用笑的方式講這段話，這就是驚喜，我覺得一般專業演員講到阿嬤離開媽媽離開一定不會有笑容，因為他們已經在一個框架裡去表演，所以出來的東西可以想像得到。」

不斷重複

易智言電影另一個明顯的風格就是「不斷重複的對白」，從《藍色大門》起，這種易式風格便一直被批評。一句對白往往一字不變地說上四五遍，「我知道很多人不習慣，我也因為重複這件事一直被罵，不是現在喔，是從《藍色大門》就開始罵。」即使如此，新戲依然故我，繼續無限loop。他主動解畫：「我不相信荷里活電影所說的，

今天立志要做這個就會成功，我不相信生命中有這樣一個分水嶺，有一個紅色的按鈕一按就成功了，或立志戒煙明天就不抽煙了。我戒煙就戒了十幾次，沒一次成功，或你談戀愛也會談個三四五次，之後還在犯同樣的錯誤，還是一樣的結局。生命對我而言就是不停地重複，在重複之間累積一點點的改變，所以重複這個東西對我而言是比較反映生命本質的一個狀態。」

最初他意識到重複這個表演形式是受德國編舞家羅娜·包殊啟發，熟悉羅娜·包殊的人都知道，她的舞就是不斷地重複。那時易智言只是一個十幾二十歲的小伙子，看到羅娜·包殊的舞蹈，震撼不已。「我自己對生命是一種無止境的重複是有感觸的，但我第一次在藝術形式上看到重複這力量是在羅娜的作品裡。我看到了，並意識到可以把重複利用在藝術形式上，她如果可以用在舞蹈上，那我也可以用在電影裡。而且你聽小朋友講話，他們就一直在重複啊，跟他們談一個小時其實沒甚麼內容，他們就重複自己說的東西，所以我用重複有很多原因，可能是我對生命的觀察、反省，可能是受羅娜·包殊的影響，也可能是我跟這些年輕人每次講話，他們都用不同的方式在講同一句話。」

反正啊，易智言很清楚自己在拍甚麼要表達甚麼，並且有計劃地去執行。觀眾喜不喜歡從不妨礙他，「不喜歡嘛，那就再說，不喜歡就是我們沒有這麼深刻的緣分。」



影音館

文：大秀

《Frank》有怪·莫怪

早前一齣《一切由音樂再開始》(Begin Again)，音樂正能量大爆發，其原聲大碟同樣大收旺場，〈Lost Stars〉、〈Tell Me If You Wanna Go Home〉大播特播……音樂白魔法理應如此，那黑魔法呢？代表就有由Lenny Abrahamson執導，由Michael Fassbender、Domhnall Gleeson和Maggie Gyllenhaal主演的奇怪音樂片《Frank》。故事講述，某日，一心想當唱作人的Jon (Domhnall Gleeson 飾) 目擊某獨立樂隊的琴手遇溺，繼而與這幫音樂人扯上關係，更跟隊中長期戴着面具的主音歌手兼自稱靈魂人物的Frank展開古靈精怪的友誼之旅。

別以為樂隊主音Frank終日「大頭佛式」面具笠頭已算怪雞，其實片中的獨立樂隊Sororprfb (就連發音也很難) 的歌也接近實驗音樂。全碟31曲，純音樂佔不到一半，全由Stephen Rennicks負責，這已是最悅耳的曲目。餘下樂章，有部分是演員親自獻唱的歌曲，各有風格盡情亂搞；還有幾首是片中樂隊Sororprfb的「創作」和主角Frank的獨唱，也就是這OST怪雞味道的主要泉源——完全漠視旋律和音準，伴奏Frec Jazz連格式也沒有，再加上如「拆聲」低音結他等奇怪效果，除了Frank的神秘，就是挑戰大家的聽覺和耐力！

神秘歌手玩法，在樂壇宣傳伎倆上絕不新鮮，特別在日本樂壇，有最初以蒙查查相片和超級巨肺作號召的大黑摩季、已故女唱作人Zard也做不做訪問維持神秘感……近年，有用影印Pixel樣貌當面具戴的Beat Crusaders，和跟本片一樣乾脆長戴狼頭面具的Man With A Mission。Man With A Mission這隊另類搖滾樂隊有五位成員，典型搖滾4 Piece再加一位DJ，2010年才組成，先在涉谷巡迴演唱，再短期遠征美國，2011年正式推出其大碟《Man With A Mission Vol.1》，至今發展仍算順利。他們最讓我感到佩服的是，出道四年仍未露過真面目。



解讀十一億票房

這個年頭，替內地電影發行的香港宣傳人員很辛苦，工作加倍努力，票房卻每況愈下。他們時常在文宣中強調，電影在內地創下多少億人民幣紀錄，卻始終打動不了香港觀眾。

最新例子是寧浩導演的《心花路放》，內地票房一路飄紅，成為2014年最火熱之作。本文執筆時，電影票房已突破11億，不僅是全年華語片票房冠軍，也擠下《變形金剛3》(10.8億)，列中國電影票房歷史上第六位。

據荷里活刊物《綜藝》早前的獨家報道，寧浩的「壞猴子」電影工作室已將《心花路放》的英語版權賣給洛杉磯的IM Global公司。該公司以前製作過《洛克》、《死人的復仇》和《蜂鳥特攻》等影片，近年垂涎中國市場，2014年年初與華誼兄弟簽下多份合約，在美國發行他們的電影。

1977年出生的寧浩，第一部作品《香火》入選2003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亞洲DV競賽單元，獲「亞洲數碼競賽」金獎。該片講一個人自行修復被人破壞的佛廟，並在坊間找到一個神像，放回廟裡，延續香火。

怎會有年輕人拍電影講這樣善心的故事？實在深深打動了我。這部由非職業演員出演的作品選入選瑞士洛迦諾、聖塞瓦斯蒂安、溫哥華、慕尼黑、馬尼拉、悉尼、加州、台灣南方影展等國際電影節。更不要說該片後來被香港藝術中心選為2004年最佳電影，也獲得東京Filmex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

今天，我還是要提醒大家，寧浩拍攝《香火》的時候，還未在北京電影學院畢業。香港人並不知道山西青年寧浩以善心人故事，在國際影壇突圍而出。寧浩為大眾熟悉，是因為他拍攝多線路喜劇電影《瘋狂的石頭》(2006年)，此片獲台灣金馬獎最佳原創劇本獎和其他多個最佳導演

獎項。但大家忽略了一件事，該片其實是由劉德華「亞洲新星導」計劃扶植的。

到2009年，寧浩延續其摸索成功的中國諷刺幽默路線，執導《瘋狂的賽車》，成本1000萬，卻取得過億票房，在32歲便成為繼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之後第四位進入億元俱樂部內地的導演，也贏得「鬼才導演」的稱號。

寧浩其實也像長他七歲的山西導演賈樟柯一樣，沒有停止反映中國社會實況。在2009年3月，他在甘肅敦煌和新疆哈密、吐魯番、克拉克瑪依等地的戈壁沙漠，拍攝由徐崢、黃渤等人參演的驚悚片《無人區》。故事講利慾薰心的律師，成功為西北盜匪團夥老大洗脫罪名。老大給了律師一輛紅色轎車，律師駕駛新車，從西北荒漠欲返回城市，誰知路上險情不斷，先與人發生磨擦，又不慎撞倒人，弄出人命。他輾轉來到一家專事不法勾當的黑店，結識了受困的妓女。此時，盜匪老大又來到，似乎要進行兇險計劃。能言善辯的律師，在兇險無人區裡，要如何自處？《無人區》反映中國落後地區的社會現實，題材敏感，上映日期一再拖延，六度傳出要上映也未能成。

但寧浩人氣火紅沒法擋，《無人區》最終在去年年底全國公映，竟取得2.6億元人民幣票房，並入選第64屆柏林電影節競賽。寧浩拍攝另類公路電影勁賣座，對比賈樟柯拍攝反映現實的《天注定》的慘淡票房，會給大眾一些啟示。寧浩新作《心花路放》同樣是公路電影，主角



乃事業和愛情雙失的音樂人(黃渤飾)及其電影製片損友(徐崢飾)，他們從北京開車到雲南香格里拉、大理等地，目的是去散心、獵艷。

以城市失敗人和百事通達人來做主角，能引起大眾共鳴。今天的中國，開長途車去外省旅行，乃平常之事。以前，只有富裕人士、藝術家才做這種浪漫活動，如今很多在職年輕人也可以放縱十天八天，在旅途中，說不定還可以玩上兩回「車震」。

今天的中國電影，多少也反映當下的社會現況。賈樟柯揭露現實沉重的一面，硬碰硬釘，沒有得到各方關懷眷顧，而馮小剛的《非誠勿擾》，講荷包腫脹的男人與女伴遊日本北海道、到海南島入住奢華酒店，給大眾幻想。寧浩卻走大眾路線，勞工開車到閒人聚集的雲南旅遊區，途中遇到文藝女子、遊樂場阿凡達女郎、髮廊洗剪吹少女、東北老妹兒、長腿女神等，開心不已。

中國人買票看電影，其實是另類投票。票房十一億的電影，正是中國主流想法的一種投射。今天中國城市人選擇了這種生活——到雲南的旅遊區，無所事事，流離浪蕩，放肆一兩個星期。

文：張錦滿